

当中年妇女遭遇巨鱼

□ 撰稿 | 薄荷

前一阵读安吉拉·卡特的小说《明智的孩子》。耄耋之年舞女的回忆录，但是一点也不落寞，反而甜美热闹，活蹦乱跳，阅读感受就像给一大盆薄荷酒浇上一大捧彩虹糖，仿佛观看了一出由作者导演的勇猛童话。同样以盛年不再的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，HBO 新剧《东城梦魇》的现实主义，可以跟《明智的孩子》欢天喜地的浪漫相映成趣。虽然风格天差地别，但是二者对“大女主”的塑造可谓同样异彩纷呈。

《东城梦魇》有一个惊艳的开幕：凯特·温斯莱特出饰的女警官梅尔，出场即诠释人生谷底的一切疲惫：离异，坏脾气，跟母亲和女儿都无法好好相处，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自杀，儿媳瘾君子，丢下一个幼儿也露出同样疾病的苗头——仿佛前后左右一团乱麻还不够闹心，咣当一声，杀人案来了。少女尸身躺落激流，木叶随波，冷冽萧瑟。警方压力山大，小镇危机四伏。

剧集不吝笔墨，用了将近两集的长度铺陈这些细节，从梅尔臃肿倦怠的造型到她暴食垃圾食品的习性，真切描绘出生活细碎的磨折是如何令人难以打起精神。“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。”仿佛日入地中，人生行暮，一切都在冻结，一切都在沉降。黑暗之中，只有她嘍着的电子烟一明一灭，还用得着问戒烟怎么这么难吗。

《东城梦魇》的开场几乎是野心勃勃的。人物众多，各有伏脉，摆开阵势，“戎装甲胃上了马，提起杀人斩将锋”，渴望大战一场的气魄展露无遗。每集末尾的转折踩点也一样准确，成功吊起观众的胃口。女主人公梅尔的形象更是隐现《老人与海》的风姿。当年她也曾是大家的英雄，体育馆里至今还在歌颂她的球场辉煌，然而昔日光荣只反衬出当下憔悴。案件就是属于梅尔的巨鱼，让人一心想看她如何



劈波斩浪，掣鲸碧海。

然而看到七集剧终，唤起的情感却不是英雄主义的敬仰，而是心有戚戚。剧集并非要塑造一个奋跃的女战士，着力并不在坚韧，而在柔软，现实主义的战袍下原来掩映着温情戏的骨肉。以心理治疗这个略显俗套的戏份为标志，剧集将重心由案件侦破和人物关系移向女主角内心，气骨顿衰。不得不说，剧集的整体逻辑在线：接纳困难的任务，追踪危险的凶手，这一切也许不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，更是为了逃离自己的原有的创痛。但是到底看得人有点气闷。

作为剧集核心，梅尔身上汇集了丰富多彩的线索与情感。由生死到男女，剧情也在严冷和浪漫间穿梭自如，张弛有度。大概是为了调节后面几集的滞涩，我最钟意的二号人物，梅尔的母亲，开始大放异彩。珍·斯马特充分利用为数不多的戏份，为这个角色注入了丰盈的个性，令剧中专设的这一抹喜剧色彩毫不呆板。在别人的葬礼上惊爆往昔绯闻，让观众不由自主跟着梅尔发出久违的真挚狂笑；对孙媳妇流露的温情，曲折又饱满地折射出她对梅尔和家人的爱意。

回到欲望和伤痛的主题上，剧集最后的处理中规中矩。拉下梯子，爬上阁楼，直面那一团漆黑里未能愈合的伤口——这当然也是个结局，但是取径高度明显不及《明智的孩子》最后的欢呼：“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！”欲望和伤痛当然并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消逝，但是除了面对啊疗救啊这些既定选项，其实我们还可以拉着它们的手唱歌跳舞，喜气洋洋地接纳。从《东城梦魇》的结局回望活力四射的开场，就未免有点怅惘，好像老渔夫跟巨鱼搏斗到一半，突然打开心结江海余生去了。■

